

第 233 期 投稿信箱: 755792341@qq.com



世界文化之窗

主编: 闻喜

小涟漪(加拿大)

那铃铃作响的青春飞扬

单车,还是骑起来更有感觉,当微风划过脸庞,铃铃作响,划过天空,长发飘飘,脸上洋溢着笑容,像一幅青春校园般的电影一样,唯美而浪漫,太有感觉了。

我曾经坐过后座,浪漫一回的后果十分严重!长摆,漂亮的裙子被卷在车轮里,我差点露怯。呵呵,我果断地扯断裙摆,才没有发生尴尬的一幕。漂亮的裙子,心疼许久。

与那两位闺蜜,深夜,我们看完《女大学生宿舍》电影,兴奋得不能自己。一路聊着,聊着,跟着她俩,落后了,再迎风赶上,北京初冬的风,已经有点刺骨,我们的脸红扑扑的,眼泪流下来,鼻子有点堵了,吸着鼻涕,眼睛依旧是亮晶晶的,那是一股青春的激情。

我那时,骑着妈妈淘汰的女士26寸旧自行车,经常掉链子。从蒋宅口一路骑到我们位于和平里的那个重点中学。不出所料,迟到了。学校把我们这些“老迟”人员,集中在大礼堂里,等广播结束了,才释放到各个班级。我们的组长经常在里面,我特喜欢听他瞎掰和。

我们相对一笑,惺惺相惜。迟到的积极分子!但不要尴尬,还有更晚的。上语文课一半了,那体育健将,英俊的男生才到。他很是帅气,如果放在现在,肯定秒杀各类小鲜肉款。他每日早上,一手扶28男式自行车车把,从家一路跑步到课堂。

可以想见,一路回头率超高。老师点头示意他进来,坐下。满眼的慈爱。我们私下里常抱怨老师偏袒他。只是这样的美好的场景:晨光普照在高大健美的他身上,他黝黑的眸里满满是可爱的歉意。谁又好意思责怪呢?多少年之后,同学聚会的照片传给远在北美的我们。我们怎么也猜不出,这位消瘦憔悴的是谁呀?就又过了一年半载,他去世了。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,他愈发念旧情,每每国外回去的同学聚会,都拖着病身,积极参加。

感叹命运多舛,我们脑海里始终是那个风尘仆仆的他,青春洋溢。

那个总与我一起迟到的幽默的组长,从来不参加任何聚会。连他的微信都是他孩子代持的。不知道为什么。

长大了的岁月,自行车,自然成了恋爱的时髦道具。

自行车是有价证券,不容置疑。当然,丢自行车是家常便饭,哭着找那辆旧车,有男生立即给我买了新的,这样的厚礼,我自然不能接受。一起从东城区一路骑到天坛,夕阳火红,下了车,汗流浹背,屁股生疼,连路都不会走了。那是爱情。约会时候,车子继续掉链子,男生帮我修车,不厌其烦。充分考验细致,不抱怨不怕苦不怕累的严谨作风!这个男生,成为我的那位。

那时的我,长发飘飘,关键是苗条娇小,身轻如燕,26寸的车,既可以从前面跨横梁上车,也可以从后面潇洒飞跨上车。估计凭这样的身姿身手,有追求者难免吧。

那两位闺蜜,一个很早就成为幸福的全职太太,偶尔做义工接触社会。那时,我头一次知道“义工”的名称。另一个在美国,遇到郁闷的时候,我会直接语音通话,不要预约的。

而我们生活了六年的中学,经一个特像濮存昕的著名摄影师的传播,已经远近闻名。

作者简介:小涟漪(笔名)。热爱文学和艺术,擅长抒情散文。诗歌散文常见报端与媒体包括北京青年报、新民晚报、蛇口晚报等主要媒体。屡获小奖。久居加拿大的北京大姐,热爱生活,煮茶作诗,游历四方。向往自由,乐观洒脱。亦有淡淡惆怅。中加笔会会员。

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,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。一九三八年正月二十七日,日寇南侵进入了山西省霍县(今霍州市)。霍县位于南同蒲铁路的中段,地理位置尤其军事战略位置极其重要,大量的日军驻扎在铁路线附近。而当时的霍县段铁路,没有什林隧道,铁道线从什林村绕朱杨庄村南下,许村恰好与朱杨庄村隔汾河相望。

日寇在霍县烧杀抢掠,无恶不作,所到之处,血债累累,罪恶滔天。后来,日军在朱杨庄村筑起了炮楼,屯驻着重兵。他们用军事望远镜扫视着四周,寻找着攻击的目标。一九四五年八月初的一天,他们发现汾河对岸的许村,一院落中有一幢二层小楼,窗户正对着炮楼的方向。丧心病狂的日本兵,架起了远程大炮,隔着汾河,对准了两公里以外的该窗户就打了一发重型炮弹,不偏不倚地打了进去。被击中的这一窗户,是朱建国家的二层楼窗户。炮弹从二楼中窗户打进去,打穿了后壁,生立即给我买了新的,这样的厚礼,我自然不能接受。一起从东城区一路骑到天坛,夕阳火红,下了车,汗流浹背,屁股生疼,连路都不会走了。那是爱情。约会时候,车子继续掉链子,男生帮我修车,不厌其烦。充分考验细致,不抱怨不怕苦不怕累的严谨作风!这个男生,成为我的那位。

朱建忠,是朱建国的族兄。他对这一从天而降的横祸怒不可遏。他心中的愤懑之情也久久难以平抑。家仇国恨、家国情怀,使他一直在思索着这件事,想着怎样去收拾这帮没有人性、但披着人皮的畜生。当时的朱建国尚年幼,还没有能力去与之拼搏。于是,朱建忠单独找到了村干部,谈了自己的想法,得到了三个村干部的支持。他们秘密地串联了一帮人,在一起筹划着这次行动。他们比较了三套方案。第一套方案是设想袭击炮楼。就是他们拿着大刀、木棒冲上炮楼,与之肉搏。这显然是张飞之举。日本兵训练有素、装备精良、周围防备甚严,这样去无疑是白送死。第二套方案是摸哨。就是他们对站岗的日本兵突然袭击,抢夺其武器,置其于死地。这样做的风险极大。因为一旦有动静,炮楼上的鬼子就会倾巢而出,很难安全逃脱而自身无患。第三套方案是拿下巡逻兵。鬼子在铁道线上有一队巡逻兵,从南到北,从北到南,每夜梭巡于铁道线上。因为巡逻路线的两端,尤其是最南端,距炮楼很远,若有动静,也不会惊动那里,胜算的可能性极大。于是,他们选择了第三套方案。

许村为当时的抗日根据地。许村民兵自建以来,这是一次最大的行动。它既要周密,又要果敢,定要做到“知己知彼,百战不殆”!虽然民间有“三个洋鬼子,斗不过一个州鬼子”的说法,但是他们还是要“战略上藐视敌人,战术上重视敌人”。于是,他们先潜入鬼子巡逻路线附近的

玉米地里,近距离地连续观察了三个夜晚。鬼子巡逻兵一队共五员,领队的是人高马大的机枪手,他扛着机枪,上面挂着一面小太阳旗(日本国旗),后面跟着四个鬼子,每人扛着一枝步枪。他们穿着整齐,步伐一致,每夜出巡三次。完成了侦察任务,他们开始研究行动方案。鬼子共五人,民兵就十人。十个州鬼子,对付他们五个洋鬼子,以二对一,人手上占了优势,胜算多半在我。鬼子有机枪和步枪,民兵就用石灰和绳索应对,“出其不意,攻其不备”!只要能在第一时间冲上去,抱住鬼子的双腿,那就成功在握了。为此,他们选择了在许村南山脚下的一处玉米地旁,每晚结对互换角色训练。三个人扮鬼子,扛着木棍巡逻,六个民兵潜伏在巡逻路线侧旁的玉米地里。当鬼子走到民兵的身旁,一个振动暗号后,他们如猛虎扑食,上前将其擒获。

静好(英国)

疫情下的英伦真实生活

就离开了GP诊所。星期五出门前,我按医嘱特别喝了一大杯凉开水,然后按规定时间来GP诊所。进入诊所,我一样地害怕。一样的腿发软发抖,先生仍是紧紧地握着我的手。

进入指定的GP房间,仍是星期二见到的那位女医生和女护士,她们友好地望着我。女医生问:今天喝了足够的水吗?我答:喝了。医生说:很好。于是护士准备针管和试管,我不敢看,闭上眼睛把头又躲到先生背后。

抽血的过程,我吓得心惊胆战,但为了配合护士,不让自己太紧张,在心里一遍遍地默念:别怕,为研究疫苗做贡献。

不一会儿,护士说:很好,最后一管了。我忍着疼说:好,谢谢。但等了一会儿,听到护士跟医生说:抽不出血了。医生说:换一个位

朱洪幸(美国·纽约)

许村民兵剿日寇



许村民兵缴获的机枪、步枪及所获锦旗。前排自左到右:朱俊喜、朱三管、朱建忠、杜福全、朱德生。后排自左到右:朱红有、范凤亭、马六斤、朱壮喜、朱珠有。(图片由许村朱红平提供)

子,当其与他们的埋伏最接近时,果断地拉了绳子,五人一有感觉,像离弦的箭,下山的虎,顷刻扑了上去,紧紧地抱住了五个鬼子的双腿,后面的五人则三个箭步跃上去,推倒了鬼子,横压在其身上,并从口袋中掏出了一把石灰,按在了其鼻眼部。鬼子吸入了石灰无法呼吸、眼睛睁不开,反抗力大大地降低。抱腿的五人张开大嘴咬其大腿,当他们嗷嗷叫时,这五人起身转至鬼子头部,并从腰带上抽出了设圈的短绳,以闪电般的速度套在了鬼子的脖子上,使出了浑身上下的劲,勒了又勒。瞬间鬼子失去了知觉。他们再把绳索系紧,这时鬼子也就上了西天。

按照事先设定的方案,他们把鬼子背到了汾河边,脱光了身上的行装,用刺刀对其一阵狂捅,然后将其拖进了河的中流,让五具死尸随着汹涌的波涛,流入黄河,漂进东海,让其光着屁股、戴上“项链”,回他们的东洋老家去吧。许村民兵,扛着他们缴获的一挺机枪和四枝步枪,回到了许村,并将鬼子的衣着行头,抛进了许村南滩一口久弃的枯井中。

他们十人,来到了许村南庙下,面对南庙及祖师爷,跪成了一排磕头,向天地神灵乞求保佑。他们一边磕头,一边祷告:“我们十人,为了国家、为了黎明百姓,斩除了五名与我中华不共戴天的日寇顽敌!愿苍天庇佑、神灵保佑。护佑我许村八百口人平安如初,不受日寇来日进村搜查抓捕、屠戮村民。让我许村百姓永远安宁、永生平安!我们对天起誓,剿灭日寇一事,我们将守口如瓶,天知、地知、十人知。有生之年,绝不泄漏!若有泄漏,天打雷劈、天诛地灭!我们不求名、不图利,只要能打败日本人,使我百姓安居乐业,我们就心满意足了!”

苍天庇佑,诸神显灵。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,日本国宣布无条件投降,全中国人民都沉浸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之中。许村人更是敲锣打

鼓,欢天喜地地庆祝。许村的妇孺百姓也躲过了日寇的来日报复。真可谓是喜从天降、福星高照!

抗战胜利了,但许村民兵并没有放弃他们曾经对天地神灵的承诺。他们虽慰悦于心,但秘而不宣。他们这种重信守约、淡泊名利的精神,始终是他们坚守的底线。他们既要做到自己的守信守约,又要把许村精神传递给后人,并让其发扬光大。要处理好这样一件事情,着实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。不管有多难,一定要处理好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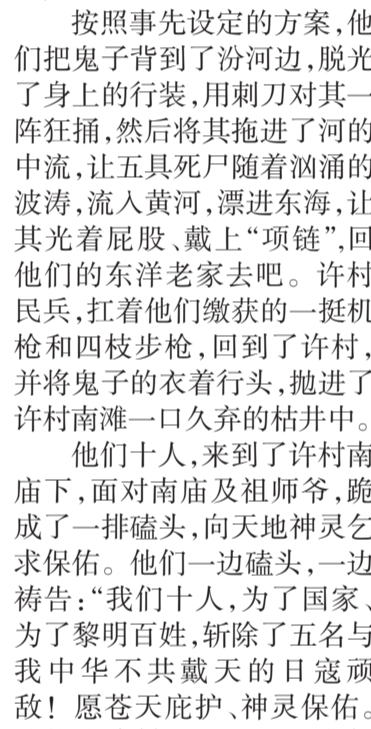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,新中国成立了。这年冬天,杜福全与朱建忠亲赴县武装部,亲自进行了秘密的口头汇报。他们从日寇炮击朱建国小二楼说起,许村民兵如何策划、筹备这次行动。在行动中他们如何剿灭鬼子,以及善后事务,都十分详细地作了说明。汇报结束后,他们再三恳托组织,一定要为他们严守秘密!并说:“因为我们已经对天地神灵祈愿发誓,这一秘密一定不能失守,万万不能外泄。我们不求名、不图利,只为全村百姓能过好平常日子,子孙后代能得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,我们没有别的任何要求。”

武装部汇报后,组织为其配合并严守了秘密。其后,县里授予了许村民兵一面“英雄民兵连”的锦旗,对他们的大智大勇、精忠报国的壮举予以肯定。

现在,许村的十位英雄都相继过世。他们完成了对天地神灵的承诺。他们的秘密,伴随了他们大半生,直到人生的终点。七十六年的光阴,七十六年的岁月,铸就了一种精神:精忠报国,无以所求;重信守约,淡泊名利!这,就是他们所创造的精神,——中国历史文化名村——许村精神!

作者简介:男,1959年出生于中国历史文化名村——山西省霍州市许村,1984年毕业于山西师范大学政史系,获历史学学士学位。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了十多万字的经济和学术论文,创作出版《地球村》《红叶集》《霜叶集》《婴幼儿之歌》及《翠叶集》(待出版)等。现居美国。

朱建国院二层小楼有大窟窿的后壁



朱建国院二层小楼有大窟窿的后壁

是赶紧告诉先生,请他带我出去玩。自去年三月英国发生疫情以来,一年多了,我们没有离开过林肯,大部分时间都宅在家里,当天气好时,我们只在林肯及附近的公园走走。

如今先生已打完第二针,安全了;且英国疫情已得到很好的控制,已经全面解除封锁,室外活动也全部开放;我也已经打了第一针,且今天感觉特好,于是迫不及待地想出去旅游。

先生的一位高尔夫球好友告诉他:位于谢菲尔德附近的一家私人庄园很美,现在繁花盛开,特别是庄园里的Bluebells开得正旺,远远望去,像是一个蓝色的花海,很美,值得去看。

于是先生从网上订票,订好票,我们立马出发,坐在车上,我有出去放风的感觉,宅家四百多天,今天第一次出去旅游,可以想象我们如何高兴,真像是被困的鸟回到了大自然,欲展翅飞翔,尽情享受自由和新鲜空气。

宅家日记 Day 405

5月1日,星期六,晴。今早醒来,我感觉神清气爽,不再有以往的晕晕沉沉,看来昨天的抽血真是有放血的效果。

上周GP预约本周二去诊所验血。周二早上吃完早餐后,我准备妥当,先生送我去GP诊所。

到达诊所,签到以后,我们坐在等待室等待,虽然在心里不断地给自己鼓励:不害怕、不害怕,但我双腿仍是发软。

不一会儿,电子屏幕上显示我的名字,我更是害怕了,双腿开始发抖,先生扶我起来,并说:别怕,我会握着你的手。

先生紧紧地握着我的手,我们来到指定的房间。敲门,一位女医生回答:“Come in please!”我们推门进入,一位和藹的中年女医生坐在她电脑办公桌前,另外一位年轻女护士微笑着坐在一旁。

女医生微笑着问我们的电

脑桌旁边。我道了谢坐下。

先生忙问:我能站在静旁边吗?她害怕抽血,我握住她的手。女医生笑着同意了。

医生吩咐女护士准备三个试管,我一看那长长的抽血针,吓得“啊”的一声,忙把头躲到先生的背后,闭上眼睛不再看。

不一会,护士准备好了,开始为我抽血,当针头插入我左手手肘时,我又“啊啊”的大叫。护士和藹地说:别怕,很快就会好了。

可抽了一会儿,没抽到一滴血。护士拔出针,换一个地方再抽,仍是抽不出血。女医生问:出门前你喝了大量的水吗?我答没有,因为我问了医生Ian,验血前需注意什么?有什么特殊要求吗?如不吃早餐等。Ian回答说:没有,像平常一样。所以我没特别多喝水。

医生说:你的血管太细,如果没喝足够的水,不好找也抽不出血。这样吧,你星期五再来,来前一定要喝足够的水。我答:好,于是我们